

Angle

化雞婆為力量，挑戰校園場域的性別暴力 ——張萍 專訪

採訪 | 廖浩翔 本刊助理編輯

「當你碰到了，就不可能旁觀，會覺得自己應該要做一些事情。」一切似乎是緣份使然，讓原本只是基金會志工的張萍，一步步站到第一線，協助性別暴力或其他不當對待的受害學生，轉過身來，面對漠然的體制，堅毅地為孩子發聲。訪談過程中，她不時從檔案櫃上，抱下一份又一份厚重的檔案夾到我面前，講解過去所處理的各式案件。每翻一頁，氣氛不免凝重起來——暈黑的屁股、傷痕累累的身體、泛黃的剪報、犀利的訪查報告，每份文件背後，都是孩子的辛酸淚處，令人不忍直視。但這都是十多年來，張萍的日常。

為孩子奔波，只為揭發隱匿、包庇的共犯結構

此些事件中的家長與學生，若非走投無路，通常不會向人本求助，但處理起來，仍是困境重重，尤其是師對生的性別事件。張萍感嘆，學校面對此類事件時，往往把校譽與老師的工作權放在最優先，沒有意識到保護學生是每個老師的天職。所以，再怎麼花力氣，真相仍難還原，涉案老師也



張萍，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。20年前，因為「雞婆」，以人本志工的身分，投入處理屏東某國小的體罰案件與葉永鈺事件，從中窺見校園體罰與性別暴力的情況。此後，人本屏東分會成立，張萍正式到職人本，專門處理校園學生權利申訴案件，持續至今。

Angle

難受到合理處分。

2008年，高雄某國中一位體育老師在體育課後，會特別留下一位資源班的女學生並性侵，事後警告她不要講出去。但敏銳的特教老師發現，每次那位學生從體育課回來，言行舉止總特別不尋常，甚至常癲癇發作而送急診，因而通報性平會。儘管性平會調查屬實，學校最終仍做成不解聘的決議。那位有孕在身的特教老師則在過程中，常受同事指責：「你做這樣的事情（指通報性平會），難道不怕傷到你小孩？」，張萍納悶：「為什麼這位老師做對的事情，卻得不到同事的支持，反而會被認為這位老師害同事沒工作？」但此般「師師相護」的文化，也在其他學校發生，甚至演變為包庇隱匿的結構，讓受害學生的呼救不見天日。

近日，甫爆出臺南某國小一位老師，犯下長達20年、橫跨兩校的性侵案，受害者有十餘人。然而，學校早在18年前就已知情，卻未通報性平會。張萍不以為然地質問：「這位老師常會單獨留學生下來，拉上窗簾，難道全校那麼多老師，不會覺得不對勁？午休時間，老師會特別帶女學生到科任教室，全校沒有一位老師覺得這樣不行嗎？然後，學生要去上體育課或到其他教室上課時，總會有一位女學生比較晚去上課，難道沒有一位老師覺得這樣有問題嗎？」當所有老師不願敏感地察覺不對勁，進而雞婆地關心，學生的受害即受到隱匿。而當事件已被校方所知，學校卻選擇包庇，不願通報性平會，將未能阻止涉案老師的囂張，造成更多學生受害。

「狼師很可惡，沒錯，但整個包庇隱匿的共犯結構，更可惡！」目前，我們確實有相關法律、制度，去處理校園的性別事件，但張萍認為，校園對此隱匿與包庇的傾向，使這些體制無法發揮效用。畢竟，對於惡的隱匿包庇，形同提供細菌溫床。

憤怒，化為雞婆的行動力

「我們會以為，我們已經很進步、很有人權，但到了學校就停在校門口，我們的孩子進到校門口後就沒有了人權。」孩子受害無人相助，甚至部分學校持續放任涉案老師持續張狂。說到此，張萍喃喃著：「唉，小孩真的是好慘。」想起過去為孩子們伸張正義的歷程，眼角流露著無奈與嘆息。許多人一想到人本，腦中便浮現他們在記者會上鏗鏘有力的發言，或在校門口前拉布條的畫面。然而，這些看似激烈的手段，其實都是迫不得已。發現事件時，人本都會先等待，讓學校好好處理；但當發現學校明顯地試圖包庇或隱匿犯行，而受害者又求助無門時，才會選擇採取這些「激烈手段」，以引起媒體關注、激起社會輿論、向學校施壓，迫使它做該做的事情。

儘管大部分的案子都因人本的「激烈手段」而有成果，但張萍坦言：「挫折其實是常態啊！」

許多案子可能需要挫折個3年、5年，才會有一個小小的成就。」在如此折騰的過程中，面對不公義的「憤怒」成了張萍的精神糧食：「絕對不能讓孩子白白犧牲，是我在工作中很重要的動力來源。」在處理事件時，她希望自己不應該只是「處理個案」，而是要能從中窺見體制的問題，進而想辦法讓受害者的犧牲能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，促成體制的改變（如：修法），以庇蔭之後的孩子，讓他在遭遇類似事件時，能獲得更好的保障。

當受害者得以現身，就是性別平等教育成功之時

除打破隱匿包庇的體制外，如何讓教育能夠賦權於學生，也是關鍵。然而，張萍指出，在升學主義影響下，性別議題自然不會成為教學的重點。老師也常忘記，其實自己的舉手投足也是性別平等教育的一環，因而時常錯過與學生談論性平教育的時機。事實上，對於性教育，大部分老師會感到困難，許多學校也不知道、不太想做，而選擇將性教育課程，外包給非專業團體。這使學生所接觸的內容，往往與現實脫節。張萍舉例，有些團體以「小紅帽與大野狼」的故事來談性侵害，這將使學生誤以為「只有陌身人才會對自己不利」或是「加害人都長得跟大野狼一樣醜陋」，而忽略在現實中，「熟人性侵」佔大部分，且加害者也有不同的面貌和身分。

我們必須教出有自信、相信自己身體感受，並且敢於挑戰權威，以伸張權利的小孩。張萍發現，有些學生面對老師的毛手毛腳，而感到不舒服時，卻會懷疑：「我是不是多心了？因為老師不可能傷害我啊！」他們選擇相信具有權威的老師，而非自己的感受，不敢為自己的受害發出抗議。而當學生能夠堅信自己的身體感受，不會因為對方是自己所信任的或握有權威的人，而懷疑自己，並且能夠認知「任何人都可能犯錯，要有自己的判斷」，或許學生們將更勇敢地拒絕與提出救濟。對此，大人也須懂得尊重孩子的身體界線——未經孩子同意，不得碰觸或試圖控制孩子的身體。張萍比喻，當孩子成長在身體界線不受尊重的環境，又如何能期待他面對狼師、親戚的性騷時，忽然懂得界線的概念，明白如何保護自己，並伸張權利呢？

最後，張萍期許：「我希望有一天，當我們在開和性別事件相關的記者會時，受害者不用再戴口罩、戴帽子——因為錯的不是他們。」這是因為社會中仍普遍存在對受害者的迷思，以為在事件中，受害者一定有錯，或是認為受害者提出申訴或訴求人本，都是為了報復或金錢。另外，社會對女性的貞操觀，也常讓女性受害者被另眼相待：「都發生了這麼羞恥的事情，都沒有貞操了，還敢出來張揚？」此般氛圍確實挫折，當教育能夠去除迷思，讓受害者能有自信地求助，讓他身旁的人懂得如何給予支持，使其徜徉於友善的氛圍中，而能坦然地現身時，張萍認為：「這就是性別平等教育成功的時候了。」♥